

天下第一人

(台灣) 卧龙生著

内 容 提 要

一个英俊少年、绝顶聪明。身负满门血仇。血海深仇使他决心练成盖世武功，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少年亡命江湖，历经磨难，数次死里逃生，数次人间奇遇，几遇红颜知己舍身相助，终于练就了盖世神功，成为天下第一人，走上了复仇之路……

目 录

第一章	高人比斗出怪招	(1)
第二章	报兄仇访名师	(27)
第三章	屡遭追杀事蹊跷	(54)
第四章	为情所苦痴情汉	(81)
第五章	杀手无名功夫高	(106)
第六章	海角天涯亡命客	(132)
第七章	死亡岛上怪事多	(157)
第八章	千辛万苦学武功	(183)
第九章	艺成返乡寻旧爱	(209)
第十章	自古多情空遗恨	(234)
第十一章	空棺疑宝费思量	(250)

第一章 高人比斗出怪招

大漠茫茫，茫茫如连天边。

淡云悠悠，悠悠如群羊缓行。

远方巍峨的山峦后，一个火球正冉冉升起，渐渐地映得地上的沙一片金黄。

漫漫的荒漠上，不知从何时起，出现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并不是从同一个方向出现的，而是一个来自东，一个来自西。

当他们走到相距不远的时候，双双都停住了脚步。

站在东面的是位出家僧人，相貌奇古，但神情却异常沉静，仿佛已与这寂静的天地融为一体。

他盯着对面的那个黑袍老人，良久，良久……

黑袍老人枯瘦矮小，但一双目光却炯炯有神，令人不敢迎视。

他也在看着老和尚，二人目光对视，不知过了多久，老和尚忽地笑了，合十道：“施主，别来无恙？”

黑袍老人大笑，道：“托福，再等几个十年，我一定还活得好好的。”

老和尚微笑，道：“十年前，你我比试武功，难分胜负，却不知……”

黑袍老人也在微笑，道：“大师，你我都是年纪一大把的人了，若是再动手动脚……”

他说到这，忽然闭上嘴，双眼盯着老和尚。老和尚并不

追问，却将双目缓缓合上，动也不动，宛如入定一般。

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秃鹰，在空中漫不经心地徘徊，似喝醉了酒，在空中歪歪斜斜地盘旋。

黑袍老人忽地喝道：“我与大师相会之时，你也竟敢来打岔……”

话音未落，那一双干瘪、苍老，似鬼爪般的手已然挥出，一阵凌厉的劲风直击那正在盘旋的秃鹰。

那只鹰在空中连翻几个跟头，终又落下。

老和尚望着栽到沙中的秃鹰，长叹了数声。

黑袍老人大笑道：“大师，莫非动了侧隐之心。”

老和尚淡淡地道：“哦？”

老和尚道：“十年前，施主这一掌击出，这秃鹰必死无疑，可是现在却能让这秃鹰不死，而只是将它震昏，这份掌力之巧妙，老衲恐怕要自叹弗如。”

黑袍老人大笑，道：“大师，你每次与我比试前，总爱给我灌迷汤，可是动起手来……”

老和尚笑着截口道：“想不到大师竟然如此性急！”

老和尚笑了笑，道：“施主每一次与老衲比武，总是能想出一些古怪的方法来，所以……”

黑袍老人笑道：“这一次，我不想与大师动手了。”

老和尚皱了皱眉，道：“那么……”

黑袍老人道：“若有人怎么也不愿习武，你有没有办法令他成为江湖中的第一高手呢？”

老和尚沉吟半晌，摇头道：“习武本就是件很艰苦的事，一个人若怎么也不愿意习武，我恐怕无能为力！”

黑袍老人大笑道：“那么我就请大师帮我做这件事，如若大师能让一个不肯习武的人，成为江湖中一流高手，我立刻

远遁海外，一生不回中原，否则……”

他的目光忽然变得似刀锋一般，直逼老和尚。

老和尚苦笑，道：“可是老衲却不想做这件难以办到的事……”

黑袍老人冷笑，道：“既然如此，我便请大师替我找个什么样的人，我保证三年内，使他成为武林中一流高手。”

老和尚沉默，似在考虑什么。

黑袍老人又道：“我若赢了，大师今后就不要再插手我在中原武林中的事了。”

老和尚忽地迎视着黑袍老人逼来的目光，缓缓地道：“三年内，若这人尚未成为武林一流高手，便死了怎么办？”

黑袍老人嘿嘿一笑，道：“大师乃出家之人，当不会杀这无辜之人吧？”

老和尚尚未开口，黑袍老人话锋一转，笑道：“不过，只要你不出手，三年内这人若未成为一流高手时就被人杀死，就算我输了。”

老和尚笑了，道：“既然如此，老衲便与你赌一次。”

黑袍老人目光闪动，笑道：“很好，我们就一言为定！”

笑声中，身形一闪，已在十丈开外。

老和尚又叹一声，纵身追向黑袍老人。

太阳升上头顶，沙如赤金般闪闪发亮，老和尚与黑袍老人的身影已变成两个黑点。

四月，春光烂漫。

金陵城西清凉山，却是静穆。

虽然春季正是大地万物苏醒的时节，但这里却是寂静无声。

这里是金陵城的坟场，金陵城至少有七成以上的死者被

葬在这里。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现在正是清明，虽然无雨，但走在山中那条鹅卵石小道上的行人，无不神色黯然，内心悲凄。

清凉山下有座宅院，宅院虽非恢宏，但却极为精致，典雅，就仿佛玲珑剔透的苏州园林。

不知内情之人只怕都会认为这座宅院的主人，必定是如陶渊明般的隐士。

然而这座宅院的主人绝非隐士，非但不是隐士，而且是个江南武林中赫赫有名之人。

他便是柳风飘。

柳风飘成名江南武林，靠的便是那一手独傲江南的“扫叶剑法”。

因此，江湖中人便称柳风飘的这座宅院为“扫叶楼”。

金陵城中，无人不知扫叶楼主人柳风飘。

对于金陵城的人来说，可以不知金陵知府的名字，但却一定知道柳风飘。

然而他们之所以知道柳风飘，只不过因为柳风飘的弟弟——柳风柔他太有名了。

柳风柔是金陵城中，一帮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中最有名的一个。

往往他在外闯的祸，总要是由柳风飘来解决。

柳风柔虽是柳风飘的弟弟，可是他却不会武功。

这是因为他最讨厌武功。

今天天气不错，阳光照得扫叶楼前那条鹅卵石小路闪闪发光。

路上摆着一张躺椅，柳风柔正懒洋洋地躺在上面晒太

阳。

柳风柔似乎是个很秀气的名字，但柳风柔却并不像他的名字那般的秀气。

他个头虽不高，但看起来却不瘦弱。

他的眉很浓，而且双眉浓浓地连接在一起，就仿佛在他心中有个永远解不开的疙瘩似的。

他的眼睛很大，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着，挺直的鼻子，使他那张英俊的脸更添加一份刚毅。

他满头黑发未梳，只是随随便便地打了个结，他放松了四肢，闭着眼睛，仿佛已经睡着。

但只要是了解他的人，必定知道，以他的性子，绝不会在行人来往的地方睡着。

柳风柔确实没有睡着，他的眼睛闭了一会儿，便忍不住又睁开了。

因为在他对面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个黑衣老人，这个黑衣老人坐在那里本来并非一件奇怪的事情，可是柳风柔却感到有些奇怪。

柳风柔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他发现那个老人自被他看见开始，坐在那里的姿势，竟然一直都没有变，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他坐在那里，就如一座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石像。

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更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开始坐在那块石头上的。

他瞧了半晌，那黑衣老者仍然没动，依然还保持着那种姿势。

柳风柔不由觉得有趣，忍不住冲那黑衣老者眨了眨眼，道：“喂，你这么久坐着不动，不觉难过？”

黑衣老者依然坐着没动，但嘴边却扬起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道：“你是对我说话吗？”

柳风柔嘻嘻一笑，道：“这里除了你，我还能对谁说话？”

黑衣老者忽然转过头，对着他，道：“你叫柳风柔？”

柳风柔一见到黑衣老者的目光，浑身一震，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的目光竟会如电般的慑人。

一时间，他竟忘了回答黑衣老者的话，只是呆呆地怔在那里。

良久，他似乎才醒悟过来，心中暗暗吃惊：“这人的目光怎么这么亮！”

这时，黑衣老者已在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仿佛在看一件货物。

柳风柔笑了，道：“老先生，你这样打量我，莫非想将你的女儿嫁给我？”

黑衣老者冷冷地道：“我没有女儿。”

柳风柔笑道：“那你就没有必要用这种眼光……”

黑衣老者忽然注视着他，微微一笑，“我看你，只不过是瞧瞧你有没有做我徒弟的资格。”

“什么？”柳风柔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一般，道：“我做你的徒弟？”

黑衣老者道：“当然。”

柳风柔大笑不止，几乎连眼泪都将笑出，道：“我若想学武功，我大哥早就……”

黑衣老者截口道：“这么说，你不愿学武功？”

柳风柔笑了半晌，才停住笑声，道：“学武功是为了杀人，我又不愿杀人，又何必去学武功？”

黑衣老者不由大笑，道：“大师，这小子的确不愿习武，

我们便以他作赌，你看如何？”

柳风柔茫然地看着黑衣老者，不知他究竟对谁说话。

然而，黑衣老者话音刚尽，便见路边树丛中缓缓走出一位相貌奇古的僧人。

老和尚淡淡地扫了柳风柔两眼，道：“你大哥柳风飘的‘扫叶剑法’独傲江南，你却为何不会武功？”

柳风柔并未答话，他只是看着眼前的这两人。

他虽不曾习武，但因大哥柳风飘是武林中人，所以也见过不少江湖中人物。

他直觉地感到眼前这二人绝非普通武林中人。

然而他却无法想出这二人究竟要以自己打什么赌？

他正狐疑问，那老和尚长袖突然一抖，袖中忽然飞出六颗佛珠，闪电般打向柳风柔。

柳风柔不知是惊呆了，还是尚未从思绪中醒来，连闪避都忘了，眼看着那六颗佛珠向自己打来。

霎时间，六颗佛珠就要打在柳风柔身上、头上，老和尚长袖突然伸出一卷，那六颗佛珠不知怎么回事，又回到了老和尚的长袖中。

柳风柔呆呆地盯着老和尚，忽然嘻嘻笑着道：“老和尚，你们二人是不是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

黑衣老者笑望着老和尚，道：“大师，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老和尚沉吟片刻，合十道：“老衲预祝施主成功！”

黑衣老者哈哈一笑，道：“大师，你不用与我说客套话，你心中定是在求佛祖保佑你胜。”

老和尚长叹一声，苦笑道：“施主所言不错，为了中原武林安危，老衲的确是祈求佛祖保佑老衲能赢！”

黑衣老者笑道：“既然如此，无须多说，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好，老衲三年后的这个时间静等施主的消息。”

他说完，又打量了柳风柔一眼，才对黑衣老者合十，缓声道：“老衲先走一步。”

黑衣老者淡淡地道：“不送。”

这两字刚刚说完，老和尚人已到七八丈之外，再一闪，人已消失在山岭外。

柳风柔几乎看呆了，双眼发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他一向都认为自己大哥的武功盖世，然而他现在却看出这老和尚的轻功，不知要比大哥高出多少。

他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听那黑衣老者笑道：“柳风柔，你难道到现在还没看够？”

柳风柔转过头瞧着他，笑道：“我记得我并没有邀请你坐在我的这张椅子上。”

黑衣老者不知什么时候竟坐在了柳风柔的躺椅上。

他见柳风柔问他，悠然一笑，道：“你虽没请我坐你的躺椅，可是从现在起，你必须弄清一件事。”

柳风柔不解地道：“哦？”

黑衣老者淡淡地道：“从现在起，你见到我必须叫师父。”

柳风柔道：“我又不想跟你学武，为什么要称你为师父？”

黑衣老者面色一变，冷冷地道：“你必须跟我学武！”

柳风柔道：“可是学武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杀人！”黑衣老者阴沉沉地道。

柳风柔道：“可是我不想杀人，所以也就不学武了。”

正在这时，只听远处扫叶楼旁的竹林后有人道：“你们没看到二公子？”

黑衣老者面色微变，道：“是柳风飘吗？”

柳风柔听出正是大哥找他，刚想开口应声，忽然发现黑衣老者已到了自己面前。

他刚一怔，忽觉身子一麻，便昏了过去，人事不知。

那黑衣老者制住他的穴道，冷笑着自语道：“你不想跟我学，我偏要你学。”

话音中，他人已掠出，转眼间，人已去远。

太阳已到西方，风淡淡地吹过，苍茫的大漠就如大海般起了一层一层的细浪。

马车缓缓地行驶在这条古老的沙漠道上，发出阵阵单调的令人黯然的聲音。

柳风柔刚一醒来，在车厢里没看到别的颜色，只有黑色，黑得令人感到一种恐惧。

夕阳透窗照进来，已变成一种不吉祥的死灰色。

那黑衣老者动也不动地坐在他的面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仿佛他是个没有生命的死人。

柳风柔心中不由有些恐慌，道：“这是什么鬼地方？”

他已看到车窗外那无际的荒漠和那如海浪般起伏的沙丘。

黑衣老者冷冷地道：“我们已到了青海。”

柳风柔面色大变，他知道青海离金陵至少有几千里。

黑衣老者看着他，道：“你是不是害怕了？”

柳风柔大声道：“你为什么要将我带到这里来？”

黑衣老者沉吟了片刻，目光缓缓地移向窗外，道：“你不认我做师父都无所谓，但却必须认真跟我习武。”

柳风柔不由在心中沉吟：“这老头为什么非要让我跟他习武？”

黑衣老者却不管他心中的想法，又道：“你真不知好歹，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做我的徒弟，我尚且不答应，你有这么好的运气，居然不肯。”

他说完，不由放声大笑，就仿佛笑柳风柔干了一件很傻的事一般。

黑衣老者正笑得得意，忽听拉车的马一声长嘶，马车随之停了下来。

紧接着，车外有人高声吟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声音方止，黑衣老者已哈哈大笑道：“我当是谁敢拦我的马车，原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到了！”

车外又传来另一个声音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黑教主，怎么还不下来见一见老朋友？”

柳风柔直到这时才明白这黑衣老者非但一身黑衣，而且还是个教主。

这时，黑衣老者轻声道：“小子，你给我老实地待在车中，不许乱动。”

他说着，已掠出车外。

夜色渐临，星辰依然和昨夜一样，爬上了苍穹。

黑衣老者脚一落地，便大笑了起来。

一个满面虬髯，身穿麻衣，长得高大肥胖的老人正坐在马上。

那匹拉车的马虽不是矮小，可是在他的身子下，就像是一双猴子般瘦小。

黑衣老者望着他，大笑道：“想不到‘巨人张’威风依然不

减当年!”

巨人张高声笑道:“老夫威风虽不减当年,那么你再瞧瞧我那兄弟。”

黑衣老者一怔,转身回望,脸色不由变了。

车厢后缓缓地走出一个清瘦长髯的老人,他的手中拎着一个——柳风柔。

他手中拎着一个人,但看起来却显得非常的轻松。

微风过处,吹起他身上整洁而合身的长衫衣角,也吹得他整洁而斑白的鬓发不住地波动。

黑衣老者上下看了他几眼,忽然含笑道:“张老二的风采更是依旧!”

张老二微微一笑,道:“不知黑教主可是说了违心之言?”

黑衣老霸道:“我黑风君闯荡江湖几十年,几曾说过违心之言?”

柳风柔虽被制住穴道,但神智却是清醒的,直到此刻,他才知道那黑衣老者名叫黑风君。

黑风君又冷冷一笑,道:“张老二,你们兄弟与我之间虽有些恩怨,却也无须用我这弟子做人质。”

张老二淡淡地道:“原来你也有了弟子,当真可喜可贺。”

“不过,”他微笑着,“我们兄弟难道会是用你弟子做人质要挟你的人吗?”

他手一松,柳风柔已“通”的一声跌在地上。

黑风君微微一笑,道:“你们兄弟这许多年不來找我,莫非又创下了什么惊人的绝学?”

张老二轻轻叹息,道:“说来惭愧,我们兄弟这许多年来,并未创下什么绝学。”

黑风君淡淡地道:“哦?”

巨人张大喝一声，道：“我们兄弟虽未创下什么绝学，但你日月神教的教主之位恐怕要让我们兄弟了。”

他话刚说完，人已跳下马，转眼间竟将拉车的马举起，“呼”的一声砸向黑风君。

偌大的一匹马被他扔出，就仿佛扔一块小石头般轻松。

只见那匹马“呼”地到了黑风君的面前，黑风君急忙闪身避过，那匹马飞出十丈外，“叭”地摔在地上，直将沙地砸出一个大坑，马却是动也不动，显然被巨人张贯注在它身上的力道震死。

柳风柔只瞧得一惊，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巨人张竟会有这般神勇。

紧接着，巨人张已向黑风君飞身扑来，掌打足踢，连攻数招，不让黑风君有丝毫喘息的机会。

但闻掌风呼啸，柳风柔只觉自己宛如飘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衣衫被掌风掀动，身子禁不住瑟瑟发抖。

他虽然天性不爱习武，但毕竟生长在武林世家，所以对于武功多少也略知一些。

然而像眼前这二人的惊人武技，他何时见过？

他此刻才明白，大哥柳风飘的武功简直不能与眼前这二人相提并论。

渐渐地，黑风君招式狂急，招招式式俱是势可开山，刚猛无比，双臂舒展伸缩，收发间更是迅急无比。

可是巨人张的招式反似不及刚才那般刚猛，出招迟缓，已是守多攻少，明眼人一望而知巨人张已处于劣势。

黑风君哈哈笑道：“巨人张，看样子这些年来你的功夫，并没有多大的进步！”

巨人张大怒道：“我一个人对你，自然不行，但我们兄弟

只要联手……”

他突然凌空一个筋斗，落到张老二的面前，大喝道：“兄弟，你还发什么愣，还不快动手！”

他忽然回身，双拳一齐击向黑风君，拳到中途，右拳一缩，左拳击出，竟然比刚才长了三寸。

这一招儿叫做此消彼长，正是通臂拳的精华妙招儿。

这一拳看起来够不着别人，但却偏偏会长出一截，着实令人防不胜防。

黑风君武功虽高，此刻也不禁吃了一惊，脚一蹬，退后三尺，但闻衣袂破风，犹如刀割，这一拳贴着他的衣衫擦过。

张老二沉声道：“黑风君，我也要出手了。”

他说完，迅速褪下身上的长衫，眨眼间便束起，口中大喝一声，竟将本来软软的长衫抖得笔直，仿佛一根笔直的长棍。

柳风柔的双眼不由看直了，他曾听说过武学中有一门功夫叫做“束衣成棍”，他一直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夸张说法，然而此刻他却真的看到了这门功夫。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只见张老二双手一抖，竟将一条衣棍抖起了数十朵碗大的棍花，向黑风君的左侧点来。

一招儿出手，已显出张老二内力非同小可。

黑风君暴喝道：“好！”

他精神一振，左拳向内，划了半个圈，将张老二的衣棍引向了巨人张。

巨人张与张老二俱是一惊，急忙收招儿，瞬间又攻向黑

风君。

但见拳起处似猛虎出柙，棍飞处如蛟龙闹海，一时间竟战了个平手。

这一战，直令柳风柔瞧得眼睛发直，他此刻方才明白，过去他所听说的关于武林绝顶高手的传闻，并非别人吹嘘。

他心中暗暗叹道：“大哥若瞧到这般武功，只怕他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武功高强了！”

夜渐暗，荒漠中的夜风总是异常的寒冷。

三人一做起手来，竟不知战了多久。

寒风呼啸着从柳风柔的耳边掠过，柳风柔只觉风吹在脸上，仿佛似刀割般，他的脸已开始隐隐作痛，他已感觉不到身上还有热气。

黑风君与巨人张兄弟的打斗虽是精彩，但他已没有兴趣再看。

对于武技，他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在这种寒冷的时候。

他若非穴道被制，身子不能动弹，只怕早已躲到了马车上。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便是能尽早离开这里，回到金陵。

风冷星残，长夜将尽。

不知不觉间，黑风君竟与张氏兄弟已恶战一夜。

他虽早想罢手，怎奈张氏兄弟逼得甚紧，想抽身却是难上加难。

更何况高手之间较技，一点也松懈不得，否则就可能命丧对方之手。

所以，他不想再战，但攻出的招式却一招儿紧接着一招儿。